



臆想之狼

[俄罗斯]阿列克谢·瓦尔拉莫夫著
于明清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臆想之狼

[俄罗斯]阿列克谢·瓦尔拉莫夫 著
于明清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臆想之狼 / (俄罗斯) 阿列克谢·瓦尔拉莫夫著；
于明清译。—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3

(俄罗斯当代长篇小说丛书)

ISBN 978-7-5302-1764-1

I . ①臆… II . ①阿… ②于… III . ①长篇小说—俄
罗斯—现代 IV .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2073 号

著作版权登记号 图字 : 01-2016-1102

Russian copyright © Варламов 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臆想之狼

YIXIANG ZHI LANG

[俄罗斯] 阿列克谢·瓦尔拉莫夫 著 于明清 译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 (010) 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7.5
字 数 3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764-1
定 价 5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总序

俄国是一个文学的国度，更是一个长篇小说的国度，从普希金的《大尉的女儿》、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和果戈理的《死魂灵》起，到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和《父与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长篇小说始终是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构成和最高成就；在二十世纪，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和索尔仁尼琴的《红轮》等长篇小说名作又相继面世，延续着俄国史诗性文学叙事的辉煌传统。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俄语作家在长篇

小说领域的笔耕又有哪些新的收获呢？这套“俄罗斯当代长篇小说丛书”或许能让汉语读者对俄国长篇小说近十几年的发展现状有一个窥斑见豹的了解。

本套丛书共收入五部长篇，即佩列文的《“百事”一代》（Generation “П”, 1999）、乌利茨卡娅的《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Казус Кукотского, 2001）、维克多·叶罗菲耶夫的《我的父亲》（2004）、索罗金的《碲钉国》（Теллурия, 2013）和瓦尔拉莫夫的《臆想之狼》（Мысленный волк, 2014）。从五部作品的发表年代看，最早的《“百事”一代》面世于一九九九年，而最后一部小说《臆想之狼》为二〇一四年的新作，时间跨度为十六年，将这五部小说串联起来读，能在一定程度上揣摩出当代俄国长篇小说的发展轨迹和创作现状。

这五部长篇的作者都是俄国当今文坛最有影响的作家。从五位作者的出生年代看，最年长的乌利茨卡娅生于一九四三年，最年轻的瓦尔拉莫夫生于一九六三年，五位作家虽分别为四〇后、五〇后、六〇后，但相距不超过二十岁，是广义上的同一代作家，他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即均在苏联解体前后登上文坛并在近二十年间最终确立了“健在的经典作家”之身份。

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Людмила Улицкая, 1943 年生）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生物系，曾在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工作，后去剧院做编剧，一九九二年以中篇小说《索涅奇卡》成名。《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被视为乌利茨卡娅最成功的长篇之一，小说

以一位医生的家庭生活来折射二十世纪上半期的苏联社会，作者让时代的变迁和家庭的变故相互交织，把女性的叙事角度和细腻的心理描写融为一体，从而给出一份苏联时期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文学记事。乌利茨卡娅因为这部小说获二〇〇一年“俄语布克奖”，是该奖创建十年后的首位女性获奖者。二〇〇五年，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受到广泛欢迎。据统计，这部小说已被译成近三十种外语。

维克多·叶罗菲耶夫（Виктор Ерофеев，1947年生）的父亲当过苏联驻法国的外交官，作家少时生活在巴黎，后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和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学习，一九七九年因参与编辑地下文学辑刊《大都会》被苏联作协开除。苏联解体前后，他的文章《追悼苏联文学》引起激烈争论，他的长篇《俄罗斯美女》（1990）也曾蜚声文坛。《我的父亲》以斯大林身边一位高官与斯大林的关系和他对斯大林的看法为主线，以独特的角度和方式揭示了以作者为代表的一代人的心灵历史。小说中的“高官”就是作者的父亲，但这又是一部地道的虚构小说，作者说其中只有“心理的真实”。

弗拉基米尔·索罗金（Владимир Сорокин，1955年生）早年毕业于莫斯科石油天然气学院，成为化学工程师，但后在《接班人》杂志社工作，凭爱好成为画家，为出版社做过图书装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写诗，八十年代加入地下文学运动，一九

八五年在法国句法出版社出版第一部长篇《队列》，在苏联解体后的一九九二年，《队列》在俄国境内的《电影艺术》杂志发表，引起广泛关注，作家从此被视为俄国后现代文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后来陆续推出的重要作品还有《玛丽娜的第十三次爱情》（1995）、《蓝色油脂》（1999）、《冰三部曲》（2009）、《暴风雪》（2010）等。二〇一三年面世的《碲钉国》是一部具有后现代色彩的反乌托邦小说或曰新乌托邦小说，小说以二十一世纪中期的欧洲为描写对象，描写人们为获得用特殊金属碲制成的钉子而展开的激烈争夺。在欧洲“新的中世纪”，在阿尔泰山区形成的新的“碲钉共和国”，人人趋之若鹜的“碲钉”成为一个核心意象，它既象征着人类文明的结晶，人们幸福和智慧的源泉，同时也指称黄金和财富，是人们内心深处的崇拜和欲望的客体，它有可能还暗指专制的权力、强加的异质文化和入侵的他人思想。正是这一形象的多重内涵和不确定所指，赋予了这部小说以广阔的阐释空间。二〇一四年，这部小说获得俄国当下最重要的图书奖“大书奖”。

维克多·佩列文（Виктор Пелевин，1962年生）与索罗金一同被视为俄国当代后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两位代表作家，他及其作品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备受追捧，据说连平常只读电话簿的人也纷纷捧读他的小说。他一九八五年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一九八九年进入高尔基文学院，后在《科学与宗教》杂志社工作，

在该杂志发表第一个短篇，一九九一年出版第一个短篇集《蓝灯》，此后的长篇《奥蒙·拉》（1992）、《昆虫生活》（1993）、《恰巴耶夫与虚空》（1996）等均引起广泛反响，一九九九年出版的长篇《“百事”一代》更是一时洛阳纸贵，据统计至今已在全球累计售出三百五十万册。二〇一一年，这部小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这部小说以准作家塔塔尔斯基在苏联解体前后的生活经历为线索，再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喝着百事可乐长大的一代苏联人在社会剧烈转型时期的心路历程。在这部小说后佩列文“封笔”数年，后又发表《转折时期的辩证法》（2003）、《V帝国》（2006）、《t》（2009）、《蝙蝠侠阿波罗》（2013）和《玛士撒拉之灯》（2016）等长篇。佩列文的创作被称为“佩列文现象”，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写作者乃至阅读者甚至被称为“佩列文一代”，但佩列文为人低调，从不抛头露面，以至于有俄国读者怀疑是否真的存在这位作家，他们猜测这可能是某个热衷电脑创作实验的写作班子所采用的笔名。

阿列克谢·瓦尔拉莫夫（Алексей Варламов，1963年生）一九八五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在以普里什文的创作为题完成博士论文后不久，他成为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教授，讲授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文学。他一九八七年起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一九九五年以中篇《生》成名，近些年来，他勤奋写作，一口气为青年近卫军出版社著名的“杰出人物传记丛书”写作了七部传记，即《普里什

文传》《格林传》《阿·托尔斯泰传》《格里高利·拉斯普京传》《布尔加科夫传》《普拉东诺夫传》和《舒克申传》。瓦尔拉莫夫自称，他的近作《臆想之狼》是他关于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间俄国文化生活的文学想象，是“讲述白银时代的个人尝试”。在作家看来，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人们从社会历史、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思考已经太多，却很少有人从思想文化、个人心理等方面进行描述。斯拉夫人有这样一句古老的祷告词：“愿我躲开臆想之狼。”作家用“臆想之狼”这一意象来概括当时俄国人的精神状态和集体无意识，即一种强烈的焦虑、莫名的冲动和破坏的激情，但在作家笔下，被这一情绪所浸润、所笼罩的那个时代，却又是一个“混乱的时期，丰富的时期，饱满的时期，饶有兴味的时期”。

将这五部长篇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我们大致能够归纳出新世纪俄国长篇小说体现出的几个新特征：

首先，从创作方法的角度看，当代俄国长篇小说似乎出现了现实主义传统与后现代主义时尚相互交织的局面。在上述五位作家中，维克多·叶罗菲耶夫、索罗金和佩列文均被视为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标志性人物，而乌利茨卡娅、瓦尔拉莫夫的创作却被认为是相对“传统”的。俄国后现代文学发端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苏联解体前后达到其鼎盛期，但近些年来，它作为一个整体的影响似在逐渐缩小；与之形成对照的便是，俄国现

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却似在强势回归。这两种文学倾向和潮流相向而行，其结果便是二者的相互渗透，具体而言，后现代作家似乎越来越注重情节叙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索罗金的创作，《跛钉国》虽然并不好读，但与他之前的小说相比已然十分“传统”了；而在乌利茨卡娅和瓦尔拉莫夫的小说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些现代派文学、后现代文学影响的痕迹。于是，在当代俄国的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一方面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在巨浪拍岸后留下的余波，即它对传统长篇小说叙事模式的冲击和解构，另一方面则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泰然自若的同时对包括后现代文学在内的新潮文学因素的积极吸收和借鉴。

其次，从体裁属性的角度看，当代俄国长篇小说似乎呈现出了某种交叉性和合成性。在这五部长篇中，《我的父亲》和《臆想之狼》似乎都在有意模糊虚构和非虚构两种文体之间的界限，《跛钉国》把乌托邦小说、社会讽刺小说、科学幻想小说的特征融为一体，《“百事”一代》的体裁属性更为模糊，其研究者给它戴上了众多帽子，如“广告话语小说”“宗教神话小说”“商场暗战小说”“社会寓言小说”等，这些定义是小说题材意义上的，也是体裁意义上的。与长篇小说自身的体裁属性的多元化形成有趣呼应的是，这几位作家的社会角色也是多重的，除佩列文外的四位作家都是当下俄国十分活跃的文化活动家：身为高尔基文学院院长的瓦尔拉莫夫主办文学杂志，经常举办国际性的文学论坛；

乌利茨卡娅创办基金会，积极介入俄国的政治生活；维克多·叶罗菲耶夫是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索罗金不时在国内外举办个人画展。而编写影视和话剧剧本，撰写评论和杂文，接受媒体的采访，在国内外高校讲课等，都是他们热衷并擅长的活动。这些长篇小说作者似乎也和他们的作品一样，在尝试最大限度地拓展其存在的空间和影响的范围。

最后，从作品内容的角度看，当代俄国长篇小说似乎表现出了某种非情节化、非英雄化的趋向。这五部长篇，无论是地道的后现代小说还是相对传统的小说，都不再具有饶有兴味、贯穿始终的清晰线索，情节也并非始终围绕主人公展开，即便有主人公，他们也与俄国传统长篇中的主角不同，似乎不再是作者倾注情感着力塑造的对象，而遭遇到某种扁平化处理。长篇小说主人公的“非英雄化”，既是现代派文学和后现代文学潮流对于传统长篇小说创作范式的冲击和解构之结果，但在一定程度上恐怕也是生活自身的多元化、碎片化和非逻辑化等现实现象在文学中的显现和反映。但悖论的是，即便在这些情节淡化、人物扁平化的当代俄国长篇小说中，我们仍能感觉到俄国文学的某些传统特质之渗透，比如对民族历史充满反思的追溯，对社会现实不无悲悯的关注，对人及其生活既温情又超然的观照，对文学及其力量既坚定又疑虑的信仰。

值得一提的是，这五部小说的作者均与中国有着各种各样的

关联。除这五部长篇外，他们还有其他作品被译成汉语，如佩列文的《恰巴耶夫与虚空》和《黄色箭头》、维克多·叶罗菲耶夫的《俄罗斯美女》、乌利茨卡娅的《索涅奇卡》《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和《你忠实的舒里克》、瓦尔拉莫夫的《生》、索罗金的《暴风雪》等；乌利茨卡娅、瓦尔拉莫夫多次访华，佩列文据说也曾悄悄旅行西藏等地。更为重要的是，在佩列文和索罗金这两位最重要的后现代作家的小说中，所谓“中国题材”均占有一定分量，索罗金在《暴风雪》中写到作为“向导”的“中国医生”，在《镣铐国》中也写到“莫斯科的中国人”，而对东方宗教极感兴趣的佩列文，其长篇《恰巴耶夫和虚空》更被称为俄国文学中的第一部“禅宗佛教小说”。

在一片“作者已死”“小说已死”的哀叹声中，当代俄国的长篇小说作家们仍在积极写作，当代俄国的长篇小说仍在不断面世并产生影响；二十一世纪俄国长篇小说的样式和风格与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相比已显出越来越大的差异，但它们无疑仍是十九世纪中后期形成的俄国长篇小说创作传统的延续和发展。

刘文飞

二〇一七年七月六日

于京西近山居

译序

《臆想之狼》是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政论家、语言学家阿列克谢·瓦尔拉莫夫二〇一四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瓦尔拉莫夫生于一九六三年，曾荣获反布克奖、大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作家认为，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就值得骄傲，俄罗斯的现实生活需要真实、真切地反映，其作品以现实主义手法讲述祖国的历史与现状，饱含对其的热爱。

小说的题目出自古老的东正教祈祷文，“臆想之狼”代指撒旦的恶念，其中隐藏着另一层含义，就是人会因臆想之狼而蒙受苦难。作品的主人公们试图猎取臆想之狼，与之对抗。小说以“一战”和十月革命为背景，聚焦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间俄

国社会现实生活。历史转折时期的诸多真实人物，如米哈伊尔·普里什文、瓦西里·罗赞诺夫、格里高利·拉斯普京、伊里奥多尔都出现在文中。他们对彼此的功过是非进行评说，对俄国历史的选择发表意见，争论的热点既有俄国人的天性、尼采主义、祖国的前景，也有臆想之狼。小说中，现实与想象的世界彼此交融，真实与虚构的主人公命运交错，过去与未来在现实世界汇聚，客观的历史事实与臆想的王国不断碰撞，现实主义的描摹与超现实的想象完美相融，使得作品独具魅力，令人难以释卷。

主人公乌利娅由于受到臆想之狼的伤害，幼年病弱，不良于行。她的母亲以生命为女儿祈祷，使其不仅能够行走，还能近乎飞行般地奔跑。乌利娅纯真勇敢，有着近乎偏执的正义感，战争和革命给女孩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让她接触到俄国政治、宗教、文学各个领域的人物，他们给天真未凿的女孩灌输自己的理念，但始终不能左右她。革命后，乌利娅沉浸在新时代的热潮中，却也不能忘却旧时对自己影响深远的人和事，这注定了她的悲剧命运。

作品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大多与乌利娅有过交集。她的父亲瓦西里·赫利斯托佛洛维奇向往革命，向往机械主导一切的生活。在他的信仰中，此岸世界的祖国，彼岸世界的灵魂都应该由机器主宰。他将大部分收入用来捐助革命，引起妻子维拉的不满。战争爆发后，他曾参战，被俘，为了使妻子和女儿免受自己的牵连，免遭臆想之狼的伤害，他即便在获释后也没有回到家中。机械师

最终实现了自己的革命理想，获得了新名字，却丧失个性化的一切，也放弃了亲人。他厌弃自己原本期待的革命成果，为了赎罪而继续留在队伍之中。他本有机会解救自己的妻子、女儿，却因为耻于维护个人生活而任由她们走向灭亡。

战前，乌利娅的养母维拉·康斯坦丁诺夫娜厌恶粗鄙的丈夫和缺乏教养的养女，痛恨每年夏天一家人都要去的高咤子村。她渴望优雅的生活，倾慕作家巴维尔·马特维耶维奇。丈夫上前线后，她才意识到自己对瓦西里·赫利斯托佛洛维奇的爱和依恋。等待丈夫归来是她生命的全部意义，为此她愿意委身于神秘的西伯利亚农夫，甚至奉献自己的养女。她在等待中耗尽青春，丧失了一切自己极为珍视的女性特征。最后，她放弃了对丈夫的等待，放弃了情人巴维尔，追随信仰的蓝旗而去。

乌利娅在高咤子村与蛰居在此的作家巴维尔·马特维耶维奇相识，并与其养子阿廖沙之间萌发了爱情，但阿廖沙并未意识到乌利娅的真正价值，反倒是作家对乌利娅极为珍视。巴维尔曾有过因革命而坐牢的经历，一直在缅怀自己逝去的异国恋情，这让乌利娅母女都为之触动。可女孩发现，作家的旧日恋人原来曾受到他的鼓动，成为了政治新娘，后来却因为他的软弱和逃避而屈辱地死去。巴维尔·马特维耶维奇的字里行间穿插着米哈伊尔·普里什文作品中的文字，他和自己名为 P-B (文中译作罗夫) 的中学老师是死对头，被后者开除，拿着黑籍证开始了坎坷的人生

之路。现实生活中，普里什文与瓦西里·罗赞诺夫也是一对师生，也曾有过同样的经历，P-B正是罗赞诺夫姓氏的首尾字母。巴维尔痛恨罗夫，实际上却成为老师在创作上的追随者。在他的主导下，彼得堡知识分子联合会将罗夫开除出宗教哲学俱乐部，作家实现了自己的报复，可却萌发了继承老师衣钵的念头。

乌利娅与伊西多尔·谢京金并未有过直接的交流，却在报纸上留意过后者的新闻。谢京金曾到过乌利娅在彼得堡的家中，窃取了维拉的裙子，变换女装后逃往国外。谢京金是位野心勃勃的修士，一心想在俄国恢复宗主教制度，并成为新任宗主教。他费尽心机取得了沙皇的信任，可在他认为梦想即将实现之际，却发现自己的位置已被西伯利亚农夫取代。他想利用作家巴维尔控制彼得堡的知识分子，反而受到作家的反击，最终落得被逮捕的命运。他不甘沉沦，在狱中指使信徒谋杀西伯利亚农夫，并在革命党人策划下越狱逃亡。谢京金身上明显带有伊里奥朵尔，也就是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特鲁丰诺夫的传记特征。

西伯利亚农夫的生平和经历明显与俄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代妖僧格利高里·拉斯普京相吻合，他与谢京金先友后敌的关系也同历史中的格里高利与伊里奥朵尔如出一辙。战争期间，乌利娅在自己最茫然的阶段结识了他，来到他位于戈洛霍夫大街的住宅里。这里聚集着众多农夫的拥护者，是俄国政权的另一个核心。农夫从少年时代身体就有异象，并因其超能力对皇子的病有影响而走

进沙皇一家的生活。他先让整个彼得堡为自己着迷，后被所有人厌弃痛恨，最后悲惨地死去。

小说家萨韦利·克鲁德本是革命者，在革命后获释。他不停地寻找自己的缪斯，将乌利娅视自己最好的作品。萨韦利是个来自未来的人，他用创作来宣讲自己那光明自由的国度。在与乌利娅相恋的时间里，他不停地邀请乌利娅前往理想国。但是，乌利娅沉浸革命后日新月异的生活中，并未真正响应作家的邀请。

乌利娅仿佛是俄国的化身，她并不完美，个性勇敢热情，却也冲动空虚，与她相交的主人公们都想用自己的理念填满她。巴维尔在她身体里留下一颗子弹，农夫邀她一起祈祷，萨韦利用蓝宝石换取了子弹。不管这些人多么想控制她，心中却始终都满怀对她的爱护和珍视，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她的童贞。但是，乌利娅的亲生父亲却在女儿和组织之间不由自主地选择了后者，她的初恋阿廖沙也加入了强暴者的行列。他们剥夺了乌利娅的一切，包括她的蓝宝石，这是她在过往生活中唯一保留下来的东西，也是她和未来世界唯一的联系。最后，乌利娅和亲生母亲一样献祭自己，寻求上帝的庇佑，逃避臆想之狼的戕害。乌利娅欲离去时，臆想之狼和控制它的革命机器正要吞噬俄国大地。末世即将到来，俄国将何去何从，对于这个历代作家一直苦苦探索的问题，作家选择了给读者们充分想象的自由……

于明清